

Beautiful Chinese

美丽中文

《读者》签约作家美文系列

安宁、包利民 等著

成长励志卷

只为这一程璀璨的光阴

如果我们能够
不畏漫生的荆棘
一步步走近
梦想的远方
那么必须给予
身后那些
伤与痛的痕迹
一个诚挚的敬礼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Beautiful Chines

| 美 | 丽 | 中 | 文 |

《读者》签约作家美文系列

安宁、包利民 等著

只为这一程璀璨的光阴

成长励志卷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TIJIAN EDUC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只为这一程璀璨的光阴:成长励志卷 / 安宁等著.

—天津:天津教育出版社,2013.12

(美丽中文:《读者》签约作家美文系列)

ISBN 978-7-5309-7488-9

I. ①只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96374号

只为这一程璀璨的光阴

出版人	胡振泰
作者	安宁、包利民等
选题策划	杜平
责任编辑	王剑文
装帧设计	张丽丽
出版发行	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://www.tjeph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	2014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规 格	32开(880毫米×1230毫米)
字 数	135千字
插 页	2
印 张	7
定 价	21.00元

目 录

安 宁

- 蝉蜕·疼痛 / 003
嘲讽过处是花香 / 005
多年之后时光会给我们宽容 / 008
窥见你粗粝成长的弧度 / 011
那些列队行过的伤害 / 014
只为这一程璀璨的光阴 / 017

包利民

- 美丽的心灵也是特长 / 023
我可以为你弹钢琴 / 025
如果哭，请痛哭 / 027
手心里的伤痕 / 029
温暖的尘土 / 031
给生命以挣扎的过程 / 033
在心灵的画布上涂抹阳光 / 035

崔修建

- 没有翅膀也可以自由地飞翔 / 041
不能花开，就请叶绿 / 044
把梦想握在自己的手里 / 046

他知道数学有多美	/	048
像自己这样生活	/	050
慢慢地走上峰顶	/	053
向一棵树道歉	/	055
谁都可以耀眼地升起	/	058

段奇清

发明就在助人中	/	063
香麻油原来是芝麻炼成的	/	065
脸是心灵的窗户	/	068
保安的微笑	/	070
假如鱼上不了岸	/	072
每日拭亮一个太阳	/	075
快乐幸福就是“过好弯道”	/	077

姜钦峰

打开那扇窗	/	083
锅底的出路	/	085
录取通知	/	087
没有卑微的工作	/	090
贫困不是理由	/	092
纸条上的命运	/	094

矫友田

1992年夏天的油画	/	101
活着是一种责任	/	103
绝境中的考验	/	105

心灵的高度 / 107
阳光下，请抬起你的头 / 109
迎接死球 / 112

李良旭

你也有出彩的地方 / 117
当别人都哭时，你可以不哭 / 121
科恩兄弟的梦想 / 125
醉人的笑脸你有没有 / 127
管好你的表情 / 129
如何让你遇见我 / 133

鲁先圣

很多人一生都徘徊在起点 / 139
三十岁的芝加哥大学校长 / 141
把未来和昨天关在门外 / 143
把自卑踩在脚下 / 146
吟唱着开心的歌谣 / 148

孙道荣

补丁也可以绣成花朵 / 153
命运可以随时拐弯 / 155
学会“修理”错误 / 158
不让亲人看见你的伤痛 / 160
地板上的月牙儿 / 162
进城过暑假的少年 / 165
上帝不会少给你一种色彩 / 168

杨福成

- 和自己较劲儿 / 173
到大浪中去 / 175
给自己唱首歌 / 176
每个人都能奏响天籁之音 / 178
会吃人的虫子 / 180

一路开花

- 书中自有浪子药 / 185
通往自由的一百八十六封信 / 189
美丽的谎言 / 191
每朵阴云都是阳光的心 / 194
抉择自己的人生 / 197

查一路

- 阳光手指 / 203
成功没有“意外” / 204
雕成根雕再出售 / 206
只放一只羊 / 208
把黑暗甩在身后 / 209
给忍耐一个目标 / 211
和父亲掰手腕 / 213
三只兔子不可追 / 214
他的肩膀是你的高度 / 216
听泥土说话 / 217

.....|| 安 宁

本名王苹，巨蟹座女子，80后人气作家，《读者》等多家期刊签约作家。生于泰山，读于北京，居于青城。外语学士，文学硕士，电影学博士。曾任中学外语老师、出版社编辑，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。文风犹如个性，兼具柔软温情与犀利幽默。已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二十一部。代表作品：《蓝颜，红颜》《试婚》《聊斋五十狐》《呼伦贝尔草原的夏天》《笑浮生》。曾获2009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、2009年度北京市政府优秀青年原创作品奖等多种奖项。

蝉蜕·疼痛

年少的时候，最喜欢做的事，便是在知了没有蜕皮之前，将它们捉了来，放入罐头瓶子里，在夏日夜晚的灯下，大人们都睡熟的时候，悄无声息地看那个瓶中的小虫，怎样静静地趴伏在光滑的玻璃上，开始它一生中最重要的蜕变。

这样的蜕变，常常是从它们的脊背开始的，那条长长的缝隙，裂开的时候，我几乎能够感觉到它们的外壳与肌肉之间撕扯般的疼痛，它们整个的肉身壳中剧烈地颤抖、挣扎，但却没有声息，我只听得见老式钟表在墙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，蝉细细长长的腿扒着光滑的瓶壁，努力地，却又无济于事地攀爬。那条脊背上的缝隙，越来越大。蝉犹如一个初生的婴儿，慢慢将新鲜柔嫩的肌肤，裸露在寂静的夜里。但我从来都等不及看它如何从透明的壳里，如一枚去了皮的动人柔软的荔枝，脱颖而出。我总是趴在桌上迷迷糊糊地睡去，及至醒来，那只蝉早已通身变成了黑色，且有了能够飞上天空的翼翅。

因此我只有想象那只蝉在微黄的灯下，是如何剥离青涩的壳，为了那个阳光下飞翔的梦想，奋力地挣扎，蠕动，撕扯，应该有分娩一样的阵痛，鲜明地牵引着每一根神经。我还怀疑它们会有眼泪，也会有惧怕和犹疑，不知道褪去这层壳，能否有想要的飞翔，是否会有明亮的歌声。我还曾经设



想，如果某一只蝉，像年少的我一样，总是害怕大人会发现自己想要离家出走的秘密，因此惶恐不安地在刚刚走出家门时便自动返了身，那它是否会永远待在漆黑的泥土里，一直到老？

但是这样的担忧，永远都不会成真。每一只蝉，都在地下历经十年的黑暗，爬出地面，攀至高大梧桐或者杨树上的第二天；为了不到三个月的飞翔之梦，便褪去旧衣衫一样，从容不迫地将束缚身体的外壳，弃置在树干之上。

这样振翅翱翔的代价，如果蝉有思想，它们应该明白，其实称得上昂贵。但是每年的夏日，它们依然前仆后继，义无反顾，就像每一个不想长大的孩子，最终都会被时光催促着，从视线飘忽不定、局促慌乱，到神情淡定自如、从容不迫。而这样的成长，其中所遭遇的疼痛、留下的伤痕以及外人永远都不能明白的苦楚，全都化作沙子，生生地嵌入贝壳的身体，而后经由岁月，化成璀璨的珍珠。

而今我的“90后”的弟弟，历经着“80后”的我，曾经历一切惶惑与迷茫。他在一所不入流的职业技术学院，学一门连授课的老师都认为毕业后即会失业的技术。他从乡村进入城市，被周围穿着时尚的同学排斥；他的那些自己尚且找不到出路的“80后”老师，根本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。他出门，被小偷尾随，抢去了手机；为了可以重新购买一个新的，他省吃俭用，从父母给的生活费里硬挤，却在一个月后，因过分节食而不幸病倒，只去医院就花去了几百。他在南方那个没有暖气的宿舍里，向我哭诉城市人的冷眼和没有朋友的孤单时，却没有换来我的任何安慰，因为，我也正在为工作和论文而躁乱焦灼。

其实我一直认定，他在走出家门独自面对那些纷争、喧

哗和吵嚷时，自有一种柔韧的力量，可以让他在外人的白眼、嘲讽与击打中，挣脱出来，就像一株柔弱的草，能够穿越冷硬的石块，甚至是坚不可摧的头骨。他或许为了获得一份真情，或者一碗粥饭，而抛弃昔日宝贵的颜面。或许这样之后，依然一无所获，但是这样的代价，犹如蝉蜕，除非他一生都缩在黑暗的壳里，否则，必须要无情地遭遇。

我知道而今的他，依然不能够原谅我的冷淡与无情。他一次次希望能够从我这里，得到慰藉与帮助，可是我却置之不理，又假装对他的疼痛一无所知，毫无感触。可是我也知道，当他从那所名不见经传的学院里毕业，在社会中几经碰壁，受尽冷遇，然后终于寻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时候，他会明白我昔日的种种淡漠，不过是为了让他，在从校园到社会的这一程行走中，能够提前习惯这个俗世总是不能如意的温度。

这样的习惯，便是疼痛的蝉蜕。代价，永远都不能逃离。

嘲讽过处是花香

*

大约很少会有人，在漫长的一生中，不曾历经嘲讽、挖苦和击打。总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不喜欢你，或者嫉妒于你，再或天性自私，心胸褊狭，为人尖刻。所以假若你做错了什么，成就了什么，或者生出一些在外人看来遥不可及的梦想，他们刻薄的言语，便会一盆脏水一样，朝你无情地扣

下来。正在从容行路的你，被这样污秽的言语泼将过来，一个趔趄，便跌倒在淤泥之中。

或许你被击打得再也没有了爬起的力量，于是待在那摊泥里，郁郁终生；而隐在阴暗处得意嘲讽你的人，则看着你脸上的泥灰，嘻笑两声，便扬长而去，自此再不来围攻你这失去了斗志的敌人。

或许你会艰难地爬起来，而且第一个念头，是想要破口大骂，将同样肮脏的叫骂，还击给对方。你满腔的怒火，化作子弹，嗖嗖地飞向那些四面八方袭击你的人。你试图以一人之力量，对抗周围之嘲讽，可是最后，却发现所有一切，越描越黑，远远脱离了你想要挽救自己声名的初衷。而且你的愤怒，招来更多人的围攻，有青葱少年，也有秀美女子，还有睿智老人，许多人都曾与你熟识，或者对你充满了仰慕；他们看你陷在一摊烂泥之中，口吐着毒蛇一样的火焰，都纷纷摇头，劝你两句，或者直接退出关注你的人群。

所以这一场闹剧之后，你发现一切都不复从前。挖苦你的那些人，原本是出于嫉妒，想要看你笑话，结果你果真地上当，咬住那垂下来的不怀好意的诱饵，便爬了上去。等到想起自己正行的路，低头却看到那艘载你前行的小舟，早已经无声无息地漂走。而你急吼吼的模样，也让许多关爱过你的人失望，并放弃了你，再不回来。

几年之后，你也许功成名就，回首看到那曾经的一场争斗，自己都觉得可笑。因为，击打你的人，早已不知去向；你与他们，不过是路人甲和路人乙，各自行路，偶尔擦肩，碰了彼此；再或他们眼瞅着你行路太快，又满身光芒，抢了他们的风头，所以嫉恨于你，但终究还是跑不过，所以只能恨恨而去，任你踌躇满志。

也许你依然是一个素常之人，不曾大红大紫，也不曾实现昔日激情之时许诺的理想。你在油盐酱醋之中，变成屋檐下一只啁啾的小鸟，每日为能够享受煦暖阳光、丰美食物和天伦之乐而觉得内心安稳幸福。此时你再想起旧日愤慨时光，便会莞尔，原谅自己的血气方刚和青涩稚嫩，想着假若被他们击败，自此跌倒，终生郁积在怨愤情绪之中，那岂不是失去了此时云淡风轻的美好？

你不知道那些曾经试图阻拦过你的路人，他们被时光的洪流渐至淹没，对你无可匹敌的成就，再也没有力气嘲笑击打，只能尽力仰望，方能看得到你胸前那粒闪闪发光的纽扣。或者你们彼此，根本不记得曾经有过那样一场争战，当年的烟尘，早已化为灰烬，你们重新成为互不相识的陌客。

但也有时候，你不知道，那些泼下来的冷水，反而冲洗了你一路的征尘，让你从得意和放纵之中，清醒过来，朝着那想要的方向，愈加快速地一路飞奔。或者，它们掀起的一股巨浪，不仅没有将你的小舟翻倒，却是成了一股巨大的推力，助你勇敢跨越危险的暗礁，或者险滩，行至那开阔的海面，看到之前无法奢望的风景。

所以人生的途中，大可不必为时常飞来的石子、沙尘、白眼以及草屑而烦恼，那不过是行走中的常态。爬起来，朝路人笑笑，自我解嘲，说，不过是想要吻一吻鲜泥，嗅一嗅花香。

一颗心，如此沉静安然，方会品到生之甘冽甜美。

多年之后时光会给我们宽容

我在校园的食堂里，遇到了他们。

是新生开学的时候，食堂里挤满了来送学生的家长。橱窗里的菜，以不同的价格，或卑微或高傲地摆放着，等人来买。就像那些在餐桌旁，或惶恐或骄傲地坐着，等父母打饭来的学生。小炒的窗口旁，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，订单已经增至一百多个。中高价位的菜前，同样是人满为患。几乎每一个家长，在这时都出手大方——长途跋涉这么久，慰劳一下孩子与自己，理所当然。所以低价位的菜前，除了一些学生，倒是少见家长光顾。

我在高价菜的窗口，看到一个面容憔悴苍老的男人。他挤在一群西装革履衣着光鲜的家长们中间，一脸拘谨地，看着一份份的菜价。他的视线，在菜价表上，来来回回地，看了很久，最终，他指指一份鸡腿，对服务生，小声又坚定地说：“要这份。”服务生习惯性地在那嘈杂声中，高声问他一句：“您要几个鸡腿？”男人脸微微地有些红：“只要一个。”话音刚落，习惯了看菜给脸色的服务生，啪地就将一根瘦弱的鸡腿，盛进盘中。

男人端着这一根鸡腿，又沉默迅疾地挤进另一个窗口。我买了一份牛肉黄瓜，闲闲地溜达着，在人群里逡巡着寻找空的座位。终于在一个角落，找到了位置。我的对面，坐了

一个小痞子似的男生，一身韩式打扮，戴着耳机，听的一定是 hip-hop，否则腿脚不会那么神经质地，剧烈抖动着，犹如得了抽风。他的面前，满满当当的，全是菜：一份排骨，两个鸡翅，三根羊肉串，一个汉堡，外加一杯牛奶和一瓶可口可乐。这个歪戴着帽子的小男生，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，将几个盘子，铺排得满桌都是，差一点儿，就将旁边一个衣着素朴、视线飘忽的小女生，给挤得没有了位置。

女孩儿却似乎对于他的霸道，毫不介意，只将眼神投向窗口拥挤的人群里去。看她与大学校园不匹配的衣饰，和略略拘谨无措的表情，我便知道，这定是一个刚刚来大学报到的新生。

片刻后，那个买鸡腿的男人，便朝这边走过来。当他端着一份土豆丝和一份豆芽，坐在我身边，并将鸡腿，放在女孩儿手边的时候，我这才知道，原来他们是一对父女。对面的小男生，津津有味地品着一根羊肉串，嘴里发出有节奏的声音，似乎，美食在他，也是一种音乐的享受。

身边的男人，一直都没有话，只慢慢啃着一个馒头，夹少量的菜吃。有时候，他会将一口馒头，掰下来，放到菜水里，蘸一蘸，而后很香地嚼着。那根鸡腿，女孩儿一直没有吃。男人终于开了口：“凉了就不好了，赶紧吃吧。”

就在这时，女孩儿突然站起身，朝人群里走去。几分钟之后，她端来了一大杯扎啤，羞涩地放到男人的手边，说：“爸，喝吧。”说完，又将那根鸡腿，用手，认真地撕成一小片一小片，并把其中的一半，放到男人的面前。

男人在女孩儿温暖的动作里，端起酒杯，一口喝掉一半。他黑瘦的脸上，因了这喝下去的酒，即刻有了一抹慈爱的红光，亮堂堂地，将女孩儿环绕住。



我对面的小男生，将营养与质量，皆大于这对父女午餐的东西，津津有味地全部消灭干净的时候，女孩儿细细拆开的那根鸡腿，还在盘中，剩了一半。小男生推开碗盘，吹着口哨，趿拉着拖鞋，走进餐厅外的阳光里去，而我，不知为何，瞥见那一堆横七竖八的骨头，心里，却浮起些微的忧伤。

我端起碗盘，起身要走的时候，看到女孩儿，细心地拿出一小片纸，将男人滴落在衣服上的一滴菜汁擦去。男人微笑着，说：“不碍事，你把那几片鸡肉，快吃了吧。”女孩儿这次很温顺地，轻轻“嗯”一声，夹起鸡肉，很香很香地嚼着。而男人，也端起酒杯，红光满面地，将最后一口酒，全都倒入肚中。

走出餐厅的时候，我又回头，看他们最后一眼。这一次，我瞥见，原来餐厅里，有许多对这样的父女、父子，或者母女、母子，他们与许多年前的我与父亲一样，来自偏远而贫瘠的山村，在火车刚刚驶入北京这个城市的时候，心里便开始慌乱，手足无措，并有微微的胆怯与自卑。我无法准确地预测这些来自乡村的孩子的未来，但我却从自己从容不迫、自信勇敢的脚步里，知道，时光终会宽容地将他们拉上列车，与一批又一批的城市孩子们一起，去更远的地方，看更开阔的风景。

就像，许多年前，我与那个女孩儿一样，为卑微的父亲，在食堂里，打了一杯自己都没有品过的可乐的时候，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而今的我，站在人群之中，可以有如此明朗澄澈的笑容。